

# 一个有可能迈向高峰的组合

## ——略谈黄滨与郑吟的莫扎特和她们的二重奏

◆ 张可驹

5月15日在上交音乐厅的演艺厅，小提琴家黄滨同钢琴家郑吟合作，演出了莫扎特的五首奏鸣曲。原先感到曲目安排重了些，但音乐会结束后，我心中生出了欣赏大音乐家的艺术才会有的感受——哪怕曲目繁重，你也惊奇：已经完了？不会吧？我还想听更多！这样一套并不戏剧化的曲目，结束后有不少人起立鼓掌，看似不寻常，我却非常理解，因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坦白说，上半场的《e小调奏鸣曲》演完我就想起立鼓掌了，忍到最后而已。

她们的演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说来非常“简单”，两位音乐家仅是忠实传递出莫扎特作品与室内乐演奏本身的魅力。然而要实践这份“简单”，在当今的世界已经弥足珍贵。因为其中任何一方面做起来都足够、足够难，两方面合到一起就更是难如登天。

为何杰出的二重奏如此宝贵？首先，这要求两位音乐家在水平、修养方面势均力敌。名气可以不对等，但艺术是要对等的，否则这一组合的发展还是会有很多问题。一方会成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伴奏，而室内乐杰作中并没有单纯的伴奏。两位出色的演奏家各有自己的事业，有多少时间来配合也是一个问题。室内乐所要求的“默契”，从大方向说，是对于作品理解、表达观点的一致；从细节上说，需要具体到每一句怎么表现，自由速度怎么用，快慢、层次、轻重都是要

“磨”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莫扎特音乐还特别地难于表现。风格的纯净，平衡的比例太重要了，用穆特的话说，一个错误的重音就可能毁掉演出。但是，表现这些作品又恰恰不能束手束脚，音乐中人性的、戏剧性的内容太丰富，演奏者需要有强烈的主观投入，却又一定要在原作风格允许的范围之内来投入。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听那样的莫扎特就可能是“痛苦的”（贝多芬或勃拉姆斯还好一点），可如果解决得好，就是极大的享受，15日的演出就是这样的享受。

可能是最初没完全进入状态的关系，黄滨演奏《G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时，偶尔发音有点薄。从后一个乐章起，小提琴家就展现了出众的古典风格的美声。她揉音用得不多，音响整体清秀，却始终不失一份醇厚与内在的风骨。这种声音的“美”和“韵味”完全是从她的整体演绎中建立起来。她的运弓流畅完美，换弓几无痕迹，把握慢乐章的长线条无可挑剔。而这样的控制力，仅仅是表达修养的工具。分句的处理充满新意和自发性，小提琴家有时刻意“直来直去”，却不损伤音乐内容，有时一步登顶，仿佛寥寥数笔间，便将莫扎特的深度与人性发掘到淋漓尽致。《e小调奏鸣曲》结尾的一组短句，或《A大调奏鸣曲》末乐章的某些段落，至少在现场听，音乐表现的力量同格鲁米欧的唱片相比也逊色。

黄滨的演奏如此不同凡响，郑吟的钢琴部分同样一点没有失色。她并不模仿古乐器而弹得轻柔，相反，是充分发挥现代钢琴的特点，效果却十分“莫扎特”。触键饱满，有分量，又控制得那么好，音粒的圆润、分明，色彩的丰富、清新，在当代舞台上不失为典范。歌唱乐句中累累如贯珠的效果，颤音的干净和均匀，听着就舒服，太舒服了。《降B大调奏鸣曲》中一些快速的段落，她们的演奏比通常的情况还要快，钢琴部分却做到气息纹丝不乱，每一乐句的表达性依旧丰富；《A大调奏鸣曲》终曲那许多迅疾的跑句中，触键还是那么讲究。这是真水平，也是真正了解莫扎特风格的演奏，难怪博得欣赏她。

有人误以为莫扎特“技巧简单”，其实要演奏得好，控制力这方面真的磨死演奏家。黄滨与郑吟完成得很精彩，但更精彩的是她们的配合：对音乐的理解如此默契，速度变化谁也不用等谁，音量的轻重、音乐表现的分量，各自没有拘束，又完全不会压倒对方。不夸张地说，世界各地真正有欣赏能力的听众都在热切期待这样的演出。如前所述，杰出的二重奏的出现比独奏家更为不易。听了当晚的演奏，我认为该组合正走在通往大师水平的道路上，如果能持续发展，在这个时代的室内乐演奏史上是能够记一笔的。就短期而言，我希望尽快听到她们的贝多芬、舒伯特、巴洛克音乐和法国作品。



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海音乐厅的mini微型音乐节就如同它的名称那般，规模并不大，周期也不长，却以鲜明的主题策划、颇高的节目品质和丰富的内容安排，在短时间内赢得公众的认可。与往届或全面展现二十世纪音乐风格的主题不同的是，本届音乐节以“当巴洛克遇上英格兰”为题，三场音乐会的曲目编排均采取古今结合的方式，且包含多首后人致敬前辈的改编之作，以此凸显音乐发展道路中的传承和影响。

色彩明亮、朝气蓬勃的巴赫《G大调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揭开本届音乐节的序幕，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布里顿小交响乐团以和谱的音准、清晰的线条和自然的表情，让此前对他们不甚了解的我豁然开朗。对于这样一支不设指挥而由首席领导的乐团，若非团员间的实力相当且在演绎风格上达成高度共识，这般默契是很难实现的，足见该团一流的专业素养。可喜的是，不仅这些优点始终延续于此后的演奏中，乐团的表现更可谓渐入佳境。

当今乐坛炙手可热的羽管键琴演奏家马汉·埃斯法哈尼的亮相，无疑成为首场音乐会中最为大家关注的部分。去年曾欣赏他录制的一张曲目风格多元的专辑《时间过往》，感佩于这位年轻音乐家以广阔的视野为这件古老的乐器注入的崭新生命。此番现场聆听他的巴赫《d小调键盘协奏曲》，从那果断、灵动又带着些即兴风格的演奏中，同样不难感知他赋予巴赫音乐的活力。只是对于能容纳近1200位观众的上海音乐厅而言，羽管键琴作为一件独奏乐器的音量显然不够，加之它较难实现渐强或渐弱的变化，因此即使当晚演出时已加了些扩音，乐团也仅有十余人参与协奏，一些细节表现仍不免流失，颇为遗憾。

最后一场的曲目，由清一色的英国作品组成。从英国音乐早期的大人物普赛尔，到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英国作曲家布里顿，就像是一部英国音乐史的缩影。相比德奥、法国与俄罗斯，英国作品以如此集中的方式在本地舞台呈现，机会并不多，这又体现出mini音乐节的与众不同。

普赛尔的作品在本届音乐节中占有相当比重。第三晚演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依旧是他的两部作品。布里顿小交响乐团演奏的《仙后》组曲，在轻快活泼的节奏中呈现出优雅的风格，音色清丽又不失圆润。显然他们并非一味追求“本真”的效果，但普赛尔音乐中不断涌现的灵感却没有因此而减弱。经布里顿改编的普赛尔《恰空》，音响层次更为丰富，乐团的演绎也始终在庄重华丽的风格中渗透着高度的抒情性。这些作品，让我在重视普赛尔非凡个性的同时，也感叹后世对这位极有先见之明的音乐家的忽视。

精彩的音乐会之外，围绕演出开展的多场讲座、工作坊等活动同样为我关注。其实早在本乐季开始时，上海音乐厅已策划了贯穿全季的“加料巴洛克”系列讲座，从音乐、舞蹈、建筑等多方面入手，全面呈现巴洛克时期的艺术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音乐节期间，更安排了多场中英双方音乐专家的深度解析。特别是埃斯法哈尼的“羽管键琴工作坊”，为大家解密这件“古董”乐器，吸引了众多参与者。面对观众的热情，埃斯法哈尼感叹：“在音乐普及领域，我觉得我的祖国伊朗还有很多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明年，mini音乐节就将迈入第五个年头，通常当一项优秀的艺术活动在持续开展五届且能保持稳定的水准后，将以它的艺术品质、社会影响等因素逐渐形成品牌，与此同时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挑战。相信近年来已在创新方面做过不少成功尝试的上海音乐厅，不会让乐迷们失望。

形式虽小 品质甚高  
——观二〇一六微型音乐节随感  
◆ 李严欢



## 弓弦下的法式饕餮

◆ 陆平



依靠顶级音乐大赛的金奖头衔叩开职业生涯的大门，这已然成为当今乐坛新秀展露头角的标准模式。2016年5月13日晚，亚美尼亚大提琴家奈瑞克·哈克纳扎莱恩携五年前登顶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大提琴金奖的荣誉，与女钢琴家诺林·卡西迪-波雷拉一起，为沪上乐迷联手呈献了一场法式饕餮。

之所以称为“法式饕餮”，是因为奈瑞克挑选了分别代表法国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的弗朗克与德彪西这两位大师的奏鸣曲，再以福雷、圣-桑和马斯奈的性格小品穿插其间，其用意显而易见：向听众展示自己细腻的琴艺与脱俗的品味。

奈瑞克一身白色衬衣轻快亮相，尽显新科冠军的金童本色，大提琴音色似乎也在呼应主人的着装，给人以意气风发、率直透亮的印象。音乐会上半场的几首小品演奏得畅快淋漓，福雷《蝴蝶》、圣-桑《热情的快板》中的快速走句在他的手下毫无技术负担，这对于大提琴这样的低音乐器而言实属难能可贵，令人不得不心生敬佩：不愧是得到过大提琴宗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亲手调教的青年奇才。在处理德彪西《奏鸣曲》

时，大提琴家用一种“现实”的音质表现作曲家的晚年心境，传达出哀而不伤的独特气质，不过我们并没有听到期待中的音色变化，德彪西作品中原有的暧昧朦胧的“空气感”被“近距离”的声音取而代之。

下半场的重头戏无疑是长达半小时的弗朗克名作《A大调奏鸣曲》，这首作品原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在大提琴上移低八度演奏时，平添了几分理性思考的意味。现场观众注意到，施坦威钢琴的琴盖全开，这在演奏室内乐时并不常见。笔者在音乐会后特意与女钢琴家诺林谈及此事，她的回答倒是令人信服：“我是根据奈

瑞克演奏时的声音特点做出的选择，他的这把大提琴声音穿透力较强，因此打开大盖有利于取得独奏乐器与钢琴之间的声音平衡，当钢琴声部需要凸显时我不需要在触键上施加过多压力，保证声音的美感不被破坏，同时多层次音色的控制也会变化无穷。”如此细致周密又经验丰富，这位女钢琴家摘得第八届柴可夫斯基大赛最佳伴奏奖也就不足为奇了。弗朗克的这首作品由一个主题串起全部四个乐章，是其“循环曲式”理念的经典体现。两位艺术家在配合上相当默契，钢琴部分在第二乐章为大提琴有力地烘托出暗流汹涌的画面感，末乐章卡农对位手法写成的旋律线条连绵不绝，两人的传递与承接舒展自然。在面对这样的大型作品时，奈瑞克的曲式结构感还火候不到，尤其是作品的后半部有言之无物之嫌，更多对美感的展现，少有洞彻心灵的共鸣，这一点为其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留出了提升空间。

不出意外，音乐会的加演曲目是奈瑞克擅演的帕格尼尼《摩西主题变奏曲》，他用精湛的技术再次印证了柴可夫斯基大赛评委的眼光，并以圣-桑的抒情小品《天鹅》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了一个优雅的句号。

## 让旋律带着醇美和诗意飞起

◆ 陈燮君

2016年5月，上海大剧院将推出旅美男高音歌唱家蔡伟民独唱音乐会。

蔡伟民14岁与陈冲同台演出；15岁考入兰州军区文工团；得到周小燕教授精心指导；在中国电影百年音乐晚会上一曲《我爱你中国》声情并茂；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曲《城市足迹馆歌》唱响世博园区……

“让旋律带着醇美和诗意飞起”，这

是蔡伟民先生演唱的艺术特征，细细品味，有三个艺术特点。

一是“高亢磅礴”。长期科学、精心的历练使他能自由驰骋高音区。他的歌声高亢沉稳，磅礴典雅。二是“抒情甜美”。这次独唱音乐会，蔡伟民演唱维特咏叹调《春天，你为何唤醒我》、卡尼奥咏叹调《穿上戏装》、电影插曲《我爱你中国》和《怀念战友》、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等

10多首，将充分展示他的演唱风格。三是“以气养声”。蔡伟民的演唱气声相融，声随气出，由气引声，以气养声。世界著名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赞誉他“嗓音洪亮，声气相通，富有戏剧性，音色美极了！”

多年来蔡伟民一直探索研究“气功与美声”，美声不仅是一种发声方法，也是音乐学意义上的一种“生命体验”。赴美后，他得益于更多地接触西方音乐文化，使得东西并存互通。蔡伟民是睿智勤勉的，他的成功在于找到了文化的支点和力量。